詩經通論

詩經通論卷三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賓珊[illegible]訂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本韻而賦也○比○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本韻賦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本韻賦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

思之竊辟有摽本韻賦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仍上用匪字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本韻○此而賦也

小序謂仁而不遇近是大序以衛頃公實之末可信既知爲衛頃公亦當知仁人爲何人矣奚爲知君而不知臣乎大抵此詩是賢者受譖于小人之作故孟子因不理于口引此以孔子當之劉向列女傳謂衛宣姜作鄒肇敏日宣姜之不淑甚矣向豈目淫爲貞乎或因是疑有兩宣姜若然何

不聞有兩宣公平原向作傳之意特因燕尾乖涎輯閨範以示諷諭取其通俗易曉故其書麗而無擇泛而未檢何得取以釋詩馬貴與曰劉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此正合序意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愚按此說是然即以其淺近者言篇中無一語涉夫婦事亦無一語像婦人語若夫飲酒敖遊威儀棣棣尤皆男子語且

如是孟子引婦人詩以言孔子亦大不倫
觀其以太王詩言文王其相倫近可證也
集傳旣從列女傳之說以爲婦人作又以
爲莊姜作及其註孟子仍謂衞之仁人作
其周章無定亦可想見矣

一章 柏舟自喻也舟不必柏言柏舟者取其
堅也○二章 我心匪鑒二句歐陽氏之解是
其曰我心匪石四句毛鄭解云石雖堅尚
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轉
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鑒可

以茹我心匪鑒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爲鑒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于以茹爲度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納也蓋鑒之于物納景在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詩人謂衞之仁人其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于衞之羣小而不遇也集傳曰言我心匪鑒而不能度物依鄭氏說故錄歐陽之說則其非自見後倣此

○三章選字未詳解者謂簡擇終費解何立子曰古字選算通用論語斗

筲之人何足算也漢書算作選故不可選當爲算此說存之○五章日月二句鄭氏謂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盈虧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其日如月甚迂折集傳本之而以言婦人歐陽氏謂傷衞日朘月削亦牽强按十月之交詩曰彼月而微彼日而微言日月之食甚明今詩言與彼章同謂日月胡爲更迭而微以喻衞之君臣皆昏而不明之意如匪澣衣有二說蘇氏謂憂不去于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

也亦迂嚴氏曰我心之憂如不澣濯其衣言處亂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忍垢含辱如此、此說爲是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如喻黃裏、心之憂隔句叶矣曷維其已本韻○比而賦也下同○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本韻○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本韻兮○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通韻

小序謂莊姜傷已按左傳衛莊姜美而無

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詳味自此至後數篇皆婦人語氣又皆怨而不怒是爲賢婦則以爲莊姜作宜也集傳曰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夫柏舟篇非婦人語而以爲婦人又以爲莊姜此篇爲莊姜固無可疑而反作疑辭何耶

二章說詩定不可泥如此此篇只以上章爲主其意在綠衣喻妾也綠間色不可爲衣貴正色不可爲裏喻妾爲正而嫡爲側之意

此章綠衣黃裳不必與上章分淺深仍主綠衣上其黃裳取協韻而正嫡不分之意自在其中按易曰黃裳元吉則黃本可爲裳即儀禮士冠禮亦曰玄裳黃裳若必依玉藻衣正色裳閒色之言例之以爲上下倒置較黃裏爲甚未免義礙且如其言必黃衣綠裳而後可然則黃衣纁裳出何經傳耶○三章綠兮絲兮謂此綠也本絲也前此素絲之時汝之所治何爲而染成此綠也猶墨子悲絲謂其可以黃可以黑之意

此章不言黃而專言綠予謂只重綠衣亦可見矣二句全是怨辭而不露意若無端怨及于綠而追思及絲此種情理最爲微妙令人可思而難以言女字泛指治絲之人或謂指君子或謂指妾或謂莊姜自指皆味如嚼蠟矣集傳曰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不惟執泥牽纏絕無文理且亦安知此妾爲少艾又安知莊姜之亦非少艾也可笑也

先從綠衣言黃裏又從綠衣言絲又從絲

言絺綌似乎無頭無緒卻又若斷若連最足令人尋繹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隔句叶）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本韻而比也）○興○燕燕于飛頡之頏之（變）之子于歸遠于將之（本韻）瞻望弗及佇立以泣（本韻而比也）○興○燕燕于飛下上（又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本韻而比也）○興○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本韻賦也）○

序謂莊姜送歸妾孔氏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由是其子見殺故戴嬀于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作此詩知歸是戴嬀者繼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毋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毋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

孔疏此事甚詳故錄之

章一姪炳識名解曰釋鳥曰燕燕乿又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按乿鳥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周𧕶𧕶猩猩狒狒之類近古之書凡三見而適合此經及爾雅漢書是也若夫單言燕者乃鳥也釋鳥曰燕白脰烏可据孔𩵋亦謂之燕烏故以燕燕爲兩燕及曲爲重言之說者皆非也差池其羽專以尾言燕尾雙歧如剪故曰差池不必泥兩燕之說

違送于野黃實夫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詩人所謂送于野者不必以禮文求之此說亦通若僞說執泥其辭因謂莊姜爲州吁所逐亦歸故國出衛野則杜撰可恨○二章姪炳曰毛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按說文頡直項也頏舊說同亢釋鳥曰鳥嚨也何玄子曰鳥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頸上向也然則此亦當以孤燕言有引吭高飛之意如䖝嫣涕泣而長往也毛氏据下章下上以釋此未確○三章姪炳曰毛傳曰

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按上下當

作低昂訓以音之輕重疾徐言猶云高下

其手之意毛傳實泥上下字必從飛論音

亦非也或以雙燕飛而上下其音然則雄

雉章亦曰上下其音雄雉一也豈亦雙乎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本韻○與而比也下同

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本韻○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

○日居月

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本韻○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
能有定報我不述本韻

此篇與下篇皆莊公在時之詩大序謂遭
州吁之難前人已駁茲不贅

一章舊解日月爲喻君與夫人集傳謂呼日
月而訴之甚迂○三章德音無良音字不必
泥猶云其德不良耳集傳作兩平解非俾
也可忘接有定言謂胡能有定乎則使我
可忘其憂矣集傳曰言何獨使我爲可忘

者耶語義晦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承笑字）中心是悼（本韻）○比而賦也下同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承來字韻）悠悠我思（本韻）○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承○上○兩○曀○字）寐願言則嚏（本韻）○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陪可）不寐願言則懷（本韻）

說見上

一章顧我則笑即起下謔浪笑敖意謂其笑也不由于正乃謔浪笑敖也集傳曰然亦

有顧我而笑之時但皆出于戲慢之意用然字起又用但字轉絕失語氣且貞女豈望夫顧而笑者哉惠然肯來亦起下莫往莫來意謂其來也亦無有定乃莫往莫來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本韻○賦也下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本韻○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悽散之況可掬于林之下本韻○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本韻執子

之手與子偕老[本韻]○于嗟闊兮不我活[本韻]兮

于嗟洵兮[叶]不我信[音申 本韻]兮

小序謂怨州吁鄭氏以隱四年州吁伐鄭之事實之左傳曰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人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按此事與經不合者六當時以伐鄭爲主經何以不言鄭而言陳宋一也

又衛本要宋伐鄭而陳蔡亦以睦衛而助之何爲以陳宋並言主客無分二也且何以但言陳而遺蔡三也未有同陳宋伐鄭而謂之平陳與宋者平者因其亂而平之即伐也若是乃伐陳宋矣四也隱四年夏衛伐鄭左傳云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可謂至速矣經何以云不我以歸及爲此居處喪馬之辭與死生莫保之嘆乎絕不相類五也閔二年衛懿公爲狄所滅宋立戴公以廬于曹漕同其後僖十二年左傳曰諸侯

城衛楚丘之邪定之方中詩文公始徙楚丘升虛望楚毛鄭謂升漕墟望楚丘楚丘與漕不遠皆在河南夫左傳曰廬者野處也其非城明矣州吁之時不獨漕未城郎楚丘亦未城安得有城漕之語乎六也鄭氏屈經以就已說種種不合如此而千餘年以來人亦必知其不合直是無可奈何只得且依他說耳無怪乎季明德求其說而不得又以左傳爲誤也

按此乃衛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陳爲宋所

伐平陳宋之難數興軍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詩也舊謂詩下迄陳靈以陳風之株林爲據考陳靈公亡于宣公之年此正宣公時事旄丘黎爲狄滅亦衛穆公時春秋宣十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左傳曰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淸丘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又曰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又曰君子曰淸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杜註曰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

也故曰不實其言宋伐陳討貳也背盟之
罪惟宋可免于是晉以衛之救陳討衛衛
遂殺孔達以求免焉撰此穆公之背盟爭
搆師出無名輕犯大國致釁兵端相尋不
已故軍士怨之以作此詩因陳宋之爭而
平之故曰平陳與宋陳宋在衛之南故曰
我獨南行其時衛有孫桓子良夫良夫之
子文子林父良夫爲大夫忠于國林父嗣
爲卿穆公亡後爲定公所惡出奔所云孫
子仲者不知卽其父若子否也若城漕之

事他經傳無見穆公爲文公孫或因楚丘旣城此時始城漕耳則城漕自是城楚丘後事亦約略當在穆公時合土國之事觀之而穆公之好兵役衆蓋可見矣

一章 擊鼓擊鼛鼓以役衆也喚土國句踊躍用兵喚南行句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本韻棘心夭夭母氏劬勞本韻。興而比也○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本韻四韻變上○興而比也集傳以上章爲比此章爲興非○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本韻下同○興也○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本韻

小序謂美孝子此孝子自作豈他人作乎大序謂母不能安其室家是也季明德疑之以爲若是豈得爲小過因以爲子闕奉養而母憤怒要是杜撰按孟子曰親之過小若子闕奉養而母憤怒乃子之過非親之過矣過小云者較小弁親之過大而言古婦人改適亦爲常事故曰過小

四章 睍說文出目也一曰好視也晥亦目視貌大車晥彼牽牛是也集傳以晥睍為聲非且與下好音複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本韻也。興○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本韻。興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本韻。賦○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如字。不忮名言也下同不求何用不臧本韻

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淫亂不恤國事

按篇中無刺譏淫亂之意集傳則謂婦人思夫從役于外按此意于上三章可通于末章百爾君子難通故不敢强說此詩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本韻深則厲淺則揭本韻比也○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本韻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本韻比也○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本韻賦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本韻比也

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公與夫人並爲

淫亂其說可從濟盈二句明是刺辭且刺
婦人也鄭氏謂夷姜亦是或連夷姜宣姜
並言非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
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鴻離之刺此
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爲明
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爲淫亂集傳但以
爲刺淫亂之詩欲與序異不知卽序旨耳
三章集傳曰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
未泮之時此本鄭氏謬說也鄭執周禮仲
春令會男女故謂冰泮正是仲春可以爲

昏而以迨冰未泮為請期集傳加納采按詩明云如歸妻迨冰未泮而解者則謂如歸妻迨冰泮如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世有此解經者否改經以就已說不可恨乎古人行嫁娶必于秋冬農隙之時故云迨冰未泮猶是正月中以前不逾冬期若冰泮則涉二月不可昏矣荀子大略篇云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正解此詩語也

四章各自立義不為連類之辭而三章四章其義雖別仍帶涉水為說如蛛絲馬跡尤妙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邶詩有救風凱風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本韻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本韻比而賦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

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

如弟本韻而比也○賦○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

新昏不我屑以本韻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本韻而賦也○比○就其深矣方之

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

之凡民有喪匍匐救本韻之比而賦也○不我能慉

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本韻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本韻賦也○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本韻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本韻○比而賦也

一章 谷風嚴氏曰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桑柔詩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絕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無清明開霽之意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無休息也舊說谷風爲生長之風以谷爲

穀固已不安又習習爲和調小雅谷風二章言維風及頹頹暴風也非和調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其說不可通矣愚按首二句正喚下怒字嚴說是采葑二句

左傳僖三十三年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又坊記言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引此二句揆此下體爲根葑菲之根本可食以葑菲喻已下體喻新昏者謂采葑菲者只可取節不可盡利猶之男子惟當取妻不可更奢于色也故言我昔者本望爾之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也二章此章言其去也遲遲二字妙猶孔子去父母國之意誰謂二句荼亦喻新昏者謂其夫不當以苦物而爲甘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所以狀其甘如薺也如如此則上下義貫通矣夫

婦和協有兄弟之象關睢琴瑟友之是也

○三章涇濁渭清涇喻新昏者渭喻已謂涇誣以渭爲濁渭何嘗濁哉其沚固已湜湜然清見底矣奈何因新昏而不以我爲潔乎應取喻渭清意不我屑以倒字句也既去而恩在室之梁與笱係我平日所取魚者欲人毋逝毋發既又思之我躬且不閱矣遑暇憂恤我已去之後哉閱說文取數于門中不閱謂不在門中也舊以毋逝二句爲比非○四章深淺喻有亡方舟泳游喻

勉求舊以深淺有亡一例平說非○五章育字生字皆言生子古婦人有子則不出○六章洸潰舊謂怒意是應首章怒字不念昔者二句承上直下謂豈不念昔者我始來止息之時耶

終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本韻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本韻也下同○賦○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本韻

小序謂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集傳增

失國二字既失國矣將安歸乎

微君微字或謂與上微字同訓謂衛微之若訓非則主憂臣辱分所當然非臣子所宜言亦似有理然据下句胡爲語氣則上句微字又應訓非更詳之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本韻兮叔兮伯兮何多日本韻也興也○何其處也必有與本韻也何其久也必有以本韻也賦也○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本韻賦也○瑣兮尾兮流離

自問自答望人情狀如畫

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末句通刺本韻○比而賦也

一章姪炳曰毛傳訓誕為闊無義誕與覃通猶葛覃之覃也書之誕敷亦作覃敷可證覃延也誕從延延有延長意詩蓋曰彼旄丘之上有葛其節何蔓延而長雖前高後下之丘猶遠相及我之伯叔同處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何也此說存之○二章與與我伐狄也能左右之日以○三章晉士蔿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此斷章取義不必執彼解此黎在衛西故言非我君之車不東來

于衛如此解自直捷或謂黎寓衛東言非衛大夫之車不東來云云甚迂不可用○四章瑣尾細微意流離毛傳謂鳥若以流離爲漂散意則之子二字似鮮著落而釋鳥但有鶹鷅無流離未詳褎當從毛傳謂盛服貌曹氏漢策曰令大夫褎然爲舉首師古註曰褎然盛服貌鄭氏謂笑貌謬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本韻○賦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

如組本韻賦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
赭公言錫爵本韻賦也。○山有榛隰有苓云誰
頭亦上四何例作二句神味末局亦興
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韻兮也
小序謂刺不用賢似可從蓋以當時賢者
爲伶官故贊美其人歎其爲卑賤之職而
終思西周盛王如此之賢自必見用也集
傳謂此詩賢者自言皆不似一章簡字以
爲簡易不恭二章謂自譽其才之無所不
備三章謂亦玩世不恭之意若然如此之
人矜誇不恭亦何足爲賢而乃謂之賢者

乎以詩中碩人為自稱尤說不去

一章

簡說文分別之也謂方將萬舞故先分別舞人如諸侯用六是也萬舞商頌曰萬舞有奕則其名已久毛傳謂干羽按干為武舞羽為文舞兼文武言鄭氏謂干舞則單指武舞按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足證萬舞為武舞矣日之方中孔氏引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謂二月日

夜中也亦通○二章碩人當依舊解指賢者
或謂指公非下公言錫爵別稱公矣○三章
鄭氏曰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則此是言
文舞上章言公庭萬舞而以有力如虎二
句承之正狀其武與○四章山榛隰苓亦當
依舊解謂物生各得其所以諷賢者處非
其位不必鑿解西方西周美人西周王者
鄭氏以上美人爲周室之賢下美人謂碩
人非也美人者美德之人猶聖人彥士之
稱後世以婦人色美亦稱美人集傳曰西

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徇後世之說反謂以婦人指君可謂循流而忘源矣靜女篇美人之貽謂美其人之貽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從集傳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本韻○興而比也○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左傳謂有及伯姊本韻○賦也下同○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本韻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本韻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本韻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本韻

此衛女媵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得之詩于何知之于詩中諸姑伯姊而知之也諸侯娶妻嫡長有以姪娣從者此稱姑則為姪也稱姊則為娣也其時宮中有為之姑者有為之姊者故欲歸寧不得與之謀而問之也

何玄子以此篇及竹竿一例與載馳為許穆夫人不能救衛思控他國之作其言似

鑿鑿可信故錄而辨之載馳篇曰歸唁衛侯曰言至于漕曰許人尤之曰控于大邦凡數處皆明點事實加以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皆確證也此篇則無一語可證据何氏所取證者首章之變彼諸姬次章之諸姑伯姊也其曰諸姬周同姓之國也左氏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是已然于變字引說文訓慕按說文訓順又訓慕未可据然卽云慕彼諸姬亦牽强況孌字正義實爲美好貌卽以詩言之本風靜女其孌

曹風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小雅思孌季女
逝兮皆屬女言可證也又曰此諸姑伯姊
指齊桓公宮中之諸姬言穆姬望救于齊
桓公夫人曰王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自
長少二衞姬外尙有鄭姬密姬皆衞同姓
不能定其輩次故但以尊行稱之曰諸姑
也伯姊則穆姬之長姊齊子即長衞姬是
也此說于諸姑伯姊皆屬模糊臆測未能
了然且齊桓宮中之人在許宮中相隔遼
遠之甚何云聊與之謀云問我云遂及乎

必不可通大抵載馳篇爲許穆夫人作無疑左傳亦惟言此不及他篇也此篇與竹竿既無實證不如且還他空說必求其事以實之在作者非不自快豈能必後人之信從乎說詩者宜知此

凡夫人嫁必有媵卽如何氏以衞侯失國之事言之安知此詩非許穆夫人之媵所賦乎許穆夫人賦載馳其媵賦泉水奚不可者嫡長有人姪娣中豈無人乎然終以詩無實證不敢附會又以來後人之指摘

耳

一章諸姬即下章之諸姑伯姊也衛女姬姓故曰諸姬○二章上章諸姬即此諸姑伯姊集傳于上章曰諸姬謂姪娣也于此章曰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絕不可曉○三章不瑕有害謂我之歸不爲瑕過而有害也鄭氏以害訓何集傳又謂瑕即何皆難信○四章寫瀉通輸洩之意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本韻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哉之本韻　賦也下同）○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本韻）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本韻）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一章）何玄子曰窶說文無禮居也徐鍇云階阼升降所以行禮貧無禮故先見于屋室○（三章）敦敦迫也摧說文擠也猶云排擠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如字）

本韻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本韻賦也下同○此而○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本韻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本韻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此篇自是賢者見幾之作不必說及百姓

三章莫赤二句在作者自有意後人無逕路可尋遂難窺測多方求解終不得一當不如但賞其詞之妙可耳集傳云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按用車字本取協韻安得据以遂分貴賤此說詩之

固且云同歸安知非車乎或云北方賤者亦乘車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著踟華躕本韻○賦也下同○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本韻彤管有煒說懌女○汝美○本韻○自牧歸荑洵美且異變○匪女○汝句○之為美○美人之貽○本韻

小序謂刺時是此此刺淫之詩也毛鄭必反之牽強為說不知何意

二章彤管卽內則右佩箴管之管其色赤故

曰彤管毛鄭以爲筆管未然女指彤管謂悅懌此彤管之美也○二章荑卽手如柔荑之荑細茅也女指荑又云非此荑之爲美乃美其人之所貽耳兩章自爲翻駁之辭集傳以上女字爲如字下女字音汝大非子姪炳詩識名解曰荑茅也古茅所以藉物易曰藉用白茅此荑其藉彤管者與此說甚佳或謂荑爲男贈女于下二句難通或謂女又以荑贈男亦不似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通韻○興而比也○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本韻而比也○興○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本韻○比而賦也

籧篨戚施借以醜詆宣公國語謂籧篨不能俯戚施不能仰是也解者當知其爲借意不可實泥宣公身上求解鄭氏執爾雅口柔面柔之文說宣公固非歐陽氏謂國人不能俯仰新臺尤鑿季明德謂宣公始尊大如籧篨後見齊女俯而求之如戚施

更鄙褻不堪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本韻

○賦也○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下同

瑕有害本韻

小序謂思伋壽此有可疑按左傳桓十六年曰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爲宣姜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

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
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飲以酒壽子
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
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夫殺二子于莘
當乘車往不當乘舟且壽先行伋後至二
子亦未嘗並行也又衞未渡河莘爲衞地
渡河則齊地矣皆不相合毛傳則謂待于
險而殺之亦與乘舟不合其解則以乘舟
爲比謂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
不礙也甚牽強不可從集傳則直載其事

而于乘舟以爲賦謾不加考尤䟽
劉向新序曰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
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
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
而作詩其後又載殺伋壽之事與左傳同
何玄子引之以爲此詩之證按向之前說
明是因與左傳不合故造前一事以合于
詩附會顯然謂傳母作此詩尤牽强迂折
豈可爲据故此詩當用闕疑大抵小序說
詩非眞有所傳授不過影響猜度故往往

有合有不合如鄘及衛皆擴衛事以合乎詩綠衣新臺以言莊姜衛宣此合者也二子乘舟以言伋壽此不合者也正當分別求之豈可漫無權衡一例依從者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經通論卷四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本韻）母也天只不諒人（本韻）只（興而比也下同）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本韻）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小序曰共姜自誓大序曰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

此皆謬也孔氏曰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卽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長矣呂氏見此疏因而曰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

嘗有簒弑之事也愚按史記摭述他事及
義理之間或有謬誤若本紀世家天子諸
侯世次傳授皆据世本無誤詩小序乃不
知作于何人安可信詩序而疑史記耶宋
儒無識妄爲武斷類如此後人無不以東
萊之言爲貞而確又信東萊而疑史記且
曰敘聖武公必無簒弑之事千載而下無
故代爲武公洗過亦苛矣當時敘聖之
稱猶今人言聰明之謂右聖字不甚重別予
有論聖字說武公不過僅能聰明好學耳
見書多方篇

能保其不篡弑乎自古聰明能文章之士其不淑者亦多矣豈獨武公哉故東萊讀疏語而謂史記爲誤愚讀疏語而知詩序爲妄序謂共姜自誓共伯已四十五六歲共姜爲之妻豈有父母欲其改嫁之理至于共伯已爲諸侯乃爲武公攻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羨墓道也自殺則大序謂共伯爲世子及蚤死之言尤悖矣故此詩不可以事實之當是貞婦有夫蚤死其母欲嫁之而誓死不願之作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本韻比而賦也下同○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本韻○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本韻

大序謂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刺之可從

茨即書梓材既勤垣墉其塗塈茨之茨茨所以覆牆也言牆上有茨本不可埽以比中冓之言本不可道不必多爲鑿論也毛

鄭以爾雅釋茨爲蒺藜謂牆生蒺藜當埽去之不可從冓搆同說文云交積材也漢梁共王傳聽聞中冓之言師古註云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蓋謂室中結搆深密之處故曰中冓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本韻。也下同。賦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

而帝本韻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本韻也

小序謂刺衛夫人宣姜可從

一章鄭氏曰珈古之制所有未聞拔加于笄上故名珈猶今之釵頭以滿玉爲之狀如小菱兩角向下廣五分高三分予家有數枚漢時三代玉物多殉土中未出人間鄭故未見鄙儒以鄭去古未遠謂其言多可信于此乃知眞瞽說也○二章屑說文動作

切切也髢髮也猶今之假髮以髮美故不切切于用髢可謂善咏髮者○三章邦之媛猶後世言國色

此篇遂爲神女感甄之濫觴山河天帝廣攬遐觀驚心動魄傳神寫意有非言辭可釋之妙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本韻

賦也下同○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本韻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本韻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本韻矣

小序謂刺奔是大序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按左傳成二年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大序本之為

說傳所言桑中固是此詩然傳因巫臣之事而引此詩豈可反据巫臣之事以說此詩大是可笑其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亦本樂記語按樂記云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間亦卽指此詩濮上用史記衞靈公至濮水聞琴聲師曠謂紂亡國之音事故以爲亡國之旨其實此詩在宣惠之世國未嘗亡也故曰其政散云云樂記之文紐合二

者爲一處本屬亂拈不可爲据今大序又用樂記尤不可据朱仲晦但知執序用樂記之說便謂桑間卽此詩並不詳其源委若何故及之

集傳謂此詩其人自言必欲實其爲淫詩而非刺淫夫豈有三人必歷三地豈此一人者于一時而歷三地要三人乎大不可通

桑中卽桑之中古衞地多桑故云然上宫孟子館于上宫趙岐註樓也謂期于桑中

要于桑中之樓上也毛傳謂桑中上宮所期之地集傳謂沬鄉之中小地名並非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本韻也○興而比下同○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本韻

小序謂刺衛宣姜毛鄭以我以為兄謂我君以為兄君謂惠公兄謂頑以我以為君為小君小君謂宣姜皆迂上章我字謂我君下章我字國人自我亦未允且均曰人

之無良何以謂一指頑一指宣姜也大抵
人卽二人我皆自我而爲兄爲君乃國君
之弟所言耳蓋刺宣公也陸農師以上章
爲娣刺宣姜下章爲妾刺宣姜尤鑿夫娣
卽妾何所分焉切合兄字君字稚甚
毛鄭以上章之我爲我君下章之我國人
自我雖非然猶愈集傳以上章爲代惠公
之言下章爲國人自言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本韻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本韻○賦○也下同

升彼虛矣以望楚本韻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本韻○靈雨既

零命彼倌人通韻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本韻

小序謂美衛文公是僞傳以爲魯僖公城

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按僖二年經書春

王正月城楚丘季明德以爲魯地近是若

此詩則自衛事也僞傳襲季氏之說以解

此詩不可從

一章定星名爾雅營室謂之定椅桐梓漆頂樹之榛栗句爰伐琴瑟結椅桐梓漆句順因桐梓以言琴瑟意主視其久居于此所植之木異時直可伐爲琴瑟之用猶唐人詩種松皆作老龍鱗也下終焉允臧正其意非眞欲伐之也孟子云故國喬木可見喬木亦爲故國之徵豈有伐之者哉鄭氏曰預備也蘇氏曰種樹者求用于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皆謂眞欲伐之其固執而陋如此○二章虛何玄子曰按管

予大匡篇云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且封之所謂出致于虛者言出于虛地以致其告急之詞命于齊則虛爲衛地信矣觀桑姪炳曰舊謂桑木按此章通是相地形勢似不應夾入桑木疑桑亦地名鄘風桑中舊謂沬鄉中小地今意當在楚丘之傍與漕墟相屬故從虛而降觀之且詩云望楚亦第望之而已猶未身歷楚丘何緣便降至其下察樹木而辨土宜哉○三章

靈雨舊謂善雨是或謂靈星名不可從星

言猶今人言星速星夜舊謂雨止見星則

言字無着落匪直也人嚴氏曰直猶特也

孟子曰非直爲觀美也言文公務農以蕃

育其人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而淵深

故能致國富强至于騋馬與牝馬共有三

千匹舉物之蕃息則人之蕃息可知矣此

說是或疑文公薄德不足以當秉心塞淵

之語不知此語本不甚重仲氏任只其心

塞淵婦人亦足當之文公何不可當乎塞

實也淵深也其義止此自解者誤援剛而

塞及齊聖廣淵等語爲解是以執泥不通

左傳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

農通商惠工敬敎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

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與此詩合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本韻○比而賦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

遠兄弟父母

本韻○比而賦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

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

本韻也賦也

此詩未敢强解小序謂刺奔雖近似

大序譌文

公尤無據然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泉水竹竿二篇皆有之豈亦刺奔耶此語乃婦人作則此篇亦作于婦人未可知必以為刺奔于此二句未免費解偽傳說謂衛靈公事詩迄陳靈不迄衛靈也何玄子謂刺宣公奪太子伋婦徒以詩中無信二字然此豈可据況已有新臺不當更有此詩也季明德謂女子在母家與人私及既嫁而猶與所私者通詩人刺之尤為可恨總之說詩各逞新意如此亂拈亦復何難然而顯悖

經旨害道惑世何如且安于緘默爲得也
虹暮見于東則雨止朝見于西則爲雨祟
終也謂終朝雨也鄭氏曰朝有升氣于西
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此說是孟子若
大旱之望雲霓亦此義今人多見晩虹而
雨止若朝虹者在日影初出時多卧而未
見故誤認虹惟止雨集傳云方雨而虹見
則其雨終朝而止矣旣迂折難通且詩言
雨霽之者言雨止明與經違于孟子若大
旱之望雲霓亦曰霓虹也虹見則雨止然

則何爲大旱而翌虹見乎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本韻

〇比而賦也下同 〇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

不死何俟本韻 〇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本韻 變韻

嚴氏曰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

不若以人之儀喩鼠之皮非也詩言鼠則

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

異于鼠如此語意方瑩此說是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本韻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本韻○賦也下同○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本韻○孑孑干旌在浚之城本韻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本韻

序謂美好善意近是故向來從之謂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然鄘風靜女其姝稱女以姝鄭風東方之日亦曰彼姝者子以稱女子今稱賢者以姝似覺未安姑闕疑

郊鄗城由遠而近也四五六由少而多也詩人章法自是如此不可泥以首章四馬爲主五六則從四陪說不然五馬起于漢六馬起于秦當時已有秦漢制耶嚴氏亦以爲疑故別爲解曰乘善馬而來凡有四輩五輩六輩也絶非語氣

以上三詩大序皆以爲文公時無據集傳曰此上三詩序皆以爲文公時詩蓋見其列于定中載馳之閒故爾他無所考也此說亦誤文公時詩列于定中之後可也列

于載馳之前何耶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本韻也下同○賦○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而不臧我思不遠本韻○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而不臧我思不閟本韻○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本韻○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本韻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本韻

左傳謂許穆夫人賦載馳

嚴氏說此詩最善曰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越愬于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爲辭耳

餘見下

一章凡詩人之言婉者直之直者婉之全不可執泥集傳以其直言馳驅至衛遂謂許穆夫人眞至衛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如此說詩眞可發笑

按大夫跋涉有二說鄭氏謂衛大夫來告

難于許蘇氏謂許大夫之弔衛者夫人將歸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二說皆可通乃集傳獨以為許大夫奔走來追夫人而還此何意見耶嚴氏曰首章婉而未露○二三章嚴氏曰言爾未必是我未必非始微露己之意見與許人別而猶未遽言之也○四章嚴氏曰蓋至是始慨然責之而不得不言其情矣下章發之○五章嚴氏曰末章乃言其情謂我之所思無他思所以救衛耳我將控告于大國而求

其能救衛者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多方圖之必有所濟我所思蓋在此非徒歸也以許之小而責其救衛則爲不通曉于事今欲求大國之援其說非迂遠難行也非闊塞不通也其後齊桓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爲有理而許人眞狂穉無謀矣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 孔氏曰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然彼自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

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其說甚明蘇氏録章句之後又載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此本引或說非以爲然集傳乃謂今從蘇氏是未見孔疏而并不詳蘇語耳

衛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韻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本韻兮下同興也○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本韻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本韻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 本韻兮

小序謂美武公之德未有据姑依之

學者于此每疑武公弑兄簒位不足當此子以爲不然于柏舟篇已略論之今閱孔氏曰按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簒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于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簒弑而立終建大功亦此類也

切磋琢磨皆所以治器屬虛狀武公用功于學也荀子曰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于

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其言可證不涉自修上二章文變况耳琇瑩會弁如星實指武公之服飾而言三章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文仍首章亦屬虛狀金錫現成物圭璧已成物言其德也其首章瑟僩赫咺皆美其儀容而贊之與上切磋琢磨不涉二章重述一遍三章文變寬綽二句亦言其儀容善謔二句又言其言語此詩三章之章法也

一章 綠竹爾雅謂綠爲王芻竹爲篇蓄是使

為綠色之竹二章不當又云青青矣切磋
琢磨四字大抵皆治玉石骨諸物之名本
不必分而爾雅分之曰骨謂之切象謂之
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亦自有義集傳則
以切磋屬骨角琢磨屬玉石又以切磋與
琢磨各分先後並不可解又全引大學之
文以釋此詩按大學釋切磋爲道學琢磨
爲自修瑟僴爲恂慄赫咺爲威儀此古文
斷章取義全不可据豈有切磋琢磨四字
平列而知其分學與修之理又瑟僴赫咺

別爲贊儀容之辭與上義不連亦不得平釋爲四事也大學非解詩今以其爲解詩而用以解詩豈不謬哉○三章 錫卽銀古人銀錫不分稱銀亦曰錫禹貢惟金三品爲黃白赤三色史平準書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卽三品之義黃金金也白金銀也赤金銅也金本爲金銀銅錫鐵鉛之總名其鐵鉛以賤故不列三品之內而錫卽屬于銀統名白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皆曰金錫金卽銅錫卽銀故曰金幾分錫

居幾以爲斧斤戟刃之屬㮚氏爲量煎金錫聲中黃鍾之宮假如以今之錫豈可攙和作斧斤戟刃而量安能聲中宮乎自爾雅曰黃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錫謂之鈏始分銀錫之名而單以銀爲白金此周末秦人之論也然史平準書漢食貨志猶皆稱銀錫又言漢武帝造銀錫爲白金其稱皆近古說文則釋錫曰銀鉛之間蓋亦疑之而無可爲辭故如是云耳今世錫與鉛近與銀則絕遠豈銀鉛之間哉此予昔時庸言錄中

語今錄于此又問何玄子于此詩論錄亦見及之益信其有同然然予論有異何處不全同也寬綽書無逸曰不寬綽厥心則古蓋以寬綽為善字後世鮮用矣猗倚也倚車之時而覺其寬綽又不言其言語若何而但言善戲謔皆一往摹神古人體察之妙如此其心坎非後世人所易測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本韻○賦也下同○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本韻○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

永矢弗告 本韻

此詩人贊賢者隱居自矢不求世用之詩

小序謂刺莊公無謂集傳不從是

一章考成也左傳考仲子之宮雜記路寢成則考之是也槃疑是架木為屋之名或以其依山水盤結故名之與毛傳訓考槃為成樂未允陳氏以考為扣以槃為器名不可從使為擊器則不當云在澗在谷且云在陸矣在澗云云者正謂或依澗谷或于平原架屋以處之意耳又下句接以之寬之

薖之軸亦貼居處言使爲擊器義亦不蒙碩人指隱者寬謂屋宇寬廣也集傳解碩人之寬謂碩大寬廣删去人字可駭承矢弗諼謂自誓弗忘習隱初志集傳謂不忘此樂亦非○二章薖朱鬱儀謂與輠通甚牽强楊用修引說文草也諺云心安茅屋穩也亦鑿李氏曰薖與窩同因阿而言窩見其爲斂藏之處也此近是○三章軸集傳謂盤桓不行乃反說軸正是行物也嚴氏謂如軸之卷收藏不用此以後世畫軸爲言

益非軸車軸也軸以運車取義盤旋于其中也弗告猶不以姓名告人之意集傳謂不以此樂告人皆非集傳本于歐陽氏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惟私本韻○賦○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韻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本韻○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本韻○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本韻

小序謂閔莊姜詩中無閔意此徒以莊姜後事論耳安知莊姜初嫁時何嘗不盛何嘗不美又安知莊公何嘗不相得而謂之閔乎左傳云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亦但謂碩人之詩爲莊姜咏其云無子亦據後事爲說不可執泥小序蓋執泥左傳耳大序謂終以無子尤襲傳顯然

僞傳曰衛莊公取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孫文融亦曰此當是莊姜初至衛時國人美之而作者所見皆與予合

章一衣錦夫人用錦衣而嫁貴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非也褧衣褧或作頴或作絅或作褧皆同乃襌衣也士昏禮云女登車姆爲加褧乃驅飭此也古婦人平時盛服必加襌衣于外中庸謂其文之著是也若嫁時加褧則爲塗間辟塵也又不同○章三大夫夙退二

句正美君夫人新昏相得代爲摹擬之辭最爲妙筆乃曲解以爲諷豈可通乎○四章此體是賦末章又似興比而賦以河水等興比庶姜庶士也或皆作喻意解謬孽孽旁出之意毛傳謂盛飾非庶姜媵女庶士媵臣媵女不必定是親姪娣亦有他國來媵者其本國大夫之女亦媵也漢人說禮必謂夫人之親姪娣此迂論也卽以衛莊姜言之可證者二一莊公又娶戴嬀生子則非莊姜之同姓也一此詩云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則莊姜之姊妹亦姝于他國而
不來媵也
解此詩者皆紐于序說必于每章之下補
閔莊姜而咎莊公不見答之意徒費紛紛
斡旋絶不切合而末章結束處尤相胥壞
不知何苦為此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
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
無怒秋以為期賦也本韻○ ○乘彼垝垣以望復

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本韻○賦○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本韻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二說字為韻也比而賦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本韻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本韻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本韻○比而賦也下同○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

自悼（本韻）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岸○本○協○）隰則有泮（○作○泮○非○）、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本韻）、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本韻）

一章　此氓必責其愆期，故曰非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來請期耳。既無良媒請期，願子無怒，秋以爲期，可想古之嫁娶皆在秋冬。○

二章三章　以桑未落及落，比巳色之盛衰，不可指時言。若指時則賦比既不清，且桑未落及落只在數月間，下言三歲，說不去矣。○

四章　老使我怨，老字即承偕老字來，言汝曾

言及爾偕老今偕老之說徒使我怨而已詩人之詞多是如此集傳泥之謂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夫方總角之晏以及三歲爲婦豈便老耶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本韻下同○賦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本韻○集傳誤作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本韻○儺○於○風○致○酉○然○○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本韻

小序謂衛女思歸是大序增以不見荅賸說也何玄子謂泉水及此篇皆許穆夫人作按泉水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又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篇亦皆有之夫兩人之作或前或後用其語可也必無一人之作而兩篇重複者餘詳泉水此或許穆夫人之媵亦衛女而思歸和其嫡夫人之作如此則用其語乃可耳故愚于兩篇重句益知主許穆夫人之作之說爲非而信其媵之作者之或是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本韻容兮遂兮垂帶悸兮本韻○興而比也下同○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本韻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小序謂刺惠公按左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註云蓋年十五六序蓋本傳而意逆之耳然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一章支枝同芄蘭枝葉細弱故以興比童子觿成人佩以解結上古或用角故字從角

後以玉爲之今世有傳者大小不等其身
曲而末銳俗名解錐集傳謂象骨爲之蓋
循禮記註之誤咨遂及悖義皆未詳不敢
强解○二章韘毛傳謂玦按士喪禮纊極二
大射儀朱極三詩言拾決大抵一物異名
上古必以韋爲之故字從韋後亦用玉今
世有傳者俗名指機決又非所佩之玦也
鄭氏謂沓所以彄沓手指蓋彷彿儀禮爲
說然實無沓名也集傳謂象骨爲之亦非
又既曰韘決也復引鄭氏曰沓也發明殊

混甲毛傳訓狎近之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本韻之

賦也下同○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本韻

小序謂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鄭氏因謂襄公即位夫人思之嚴氏以其言河廣則是在衛未渡河之先時宋襄公方爲世子衛之戴文俱未立也是矣

一章一杭杭通方舟也後作航史秦始皇南遊

至錢塘浙江水惡乃西百二十里後峽中渡因置餘杭縣餘杭舟名謂以餘杭渡歟也餘艅通左傳吳國有餘皇一作艅艎隋因餘杭舊名置杭州乃杭航本字也一蘆葦可渡甚言其易故爲奇語或謂河方氷時布一束之葦便可履之而渡如此說詩呆哉不特固哉矣○二章刀舠通亦作刀舠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朅兮邦之桀本韻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本韻○◎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

賦也

誰適為容。本韻賦也○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本韻興也○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本韻賦也○

小序謂刺時混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桓五年經也此說是何也据詩王字也不然衛人何以為王前驅乎自伯之東從王而東也鄭在王國之東

二章　蓬姪炳曰集傳云蓬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按蓬草叢生風飛散亂故以髮似

之今言蓬華聚而飛甚迂○三章首疾頭痛也猶言疾首○四章毛傳曰諼草令人忘憂此語鶻突不可解孔氏曰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按孔說是矣然毛傳之失未詳順其增憂字亦非也考槃永矢弗諼淇奧終不可諼皆訓忘詩中本謂欲暫忘思伯之心而不可得故思焉得能忘之草而植之北堂乎其憂字毛傳添出不必定謂是忘憂也尤可異者

說文諼以諼與藼卽萱同音遂以諼爲草名因以爲忘憂草則不止于毛氏于忘下增憂字之失而直犯孔氏不謂諼爲草名之戒矣無論諼之非萱今卽以萱言之一卉耳何以能令人忘憂卽詢之三尺童子而亦不信者此傳訛之絕可笑者也况萱草是處有之詩何爲言焉得焉得者以其必不可得也惟其必不可得故下仍接之曰願言思伯云云則非實語明矣說文又見諼字恐不似草又作藼然實無此字也集

傳曰諼草合歡按合歡木也又名合㭎故
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其忘
憂之說本于昔人傳訛若其以合歡與萱
草對一草一木正不誤自鄭漁仲又誤謂
萱草一名合歡朱遂仍鄭之誤也又曰食
之令人忘憂增食之字尤怪誕不知亦曾
食之有驗否因歎以諼爲草誤也又因而
誤以諼草爲萱又因而誤以萱爲忘憂草
又因而誤以爲食之令人忘憂古今以來
以誤及誤其稠疊如此若其以爲合歡木

則又旁出之誤也集傳既云食之令人忘憂然則萱草易得取而食之可也則于下文接不去于是曰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于心痗而不辭耳嗟乎遁辭知其所窮孟子豈欺我哉是又以誤而及于詩也背堂背也堂面向南背向北故背爲北堂解者亦從未分析及此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〇興也下同〇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本韻〇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本韻

此詩是婦人以夫從役于外而憂其無衣之作自小序以刺時解悉不可用

一章綏綏毛傳曰匹行貌按綏訓安綏綏兩相安意其說是集傳曰獨行求匹之貌與毛傳正相反不知從何取義可怪甚矣之子指人集傳以爲指狐更可笑且云在梁則可以裳矣又不可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本韻）匪報也永以為好（本韻也）賦也（下同）○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本韻）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本韻）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小序謂美齊桓公大序謂齊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按此說不合者有四衛被狄難本未嘗滅而桓公亦不過為之城楚丘及贈以車馬器服而已乃以為美桓公之救而封

之一也以是為衛君作與衛文乘齊五子之亂而伐其喪實為背德則必不作此詩以為衛人作與衛人民也何以力能報齊乎二也既曰桓公救而封之則為再造之恩乃僅以果實喻其所投之甚微豈可謂之美桓公乎三也衛人始終毫末未報齊而遠自儗以重寶為報徒以空言妄自矜詡又不應若是喪心四也或知其不通以為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益迂且詩中皆綢繆和好之音絕無諷背德意

集傳反之謂男女相贈答之辭然以為朋友相贈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瓜種甚多古今同然故此特呼木瓜以別之木桃木李乃因木瓜而順呼之詩中如此類甚多不可泥其實桃李生于木亦可謂之木桃木李也從來人鮮知此意徐氏謂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故言木以別漫引後世小說異名以證詩詩人之意果如是乎姚寬謂以木為桃李益可笑